

当兵种菜

□俞富章

当兵种菜，大概也是大多数当过兵的人都有过的难忘经历。

从新兵连分配到连队不久，一天午饭后，班长对我说：“走，带你去看看咱班的菜地”。咱班有菜地？我疑惑地跟着班长来到了营房一侧的山坡上，那里有几块整齐的梯田。班长指着其中一块说：“这块地是咱班的，今天先带你认识一下。春天马上到了。过几天咱先来翻一次地。”班长还指了指另外两块地，说“右边那块是五班的，左边那块是七班的”。咱是六班。

真的有菜地啊，而且每个班都有！这让我很惊讶。当兵习武，天经地义。当兵种菜，这事我可是怎么也想不到的。

那天，班长还带我去看了咱班的仓库，仓库里锄头、铁锹、水桶、扁担、勺子、畚箕、镰刀等，种菜用到的劳动工具应有尽有，感觉跟我家里的农具一样齐呐。

后来才知道，不仅我们连每个班有菜地，驻扎在海岛上的所有连队都有菜地。这是军队的光荣传统，军队除了是战斗队，还有宣传队和生产队的使命；这生产队就包括种菜在其中。

我连驻守在山岙子里，不仅营房附近的山坡上有菜地，在炮阵地及训练场附近也有。散布在不同山坡及山路边的菜

地，幅员不大，倒也齐整。我好奇，怎么还有距营房那么远的菜地。班长告诉我，那是入岛初期的前辈老兵开垦出来一直种到如今的。原来，这些菜地都是有故事的。班长经常说：“我们一定要认真种好这些菜地，可不能在我们手里变荒了。”

其实，怎么可能变荒呢。我发现，习武好的人，种菜也好。咱班长训练场上是骨干，菜地里像老农。什么时节种什么菜，哪块地上种哪种菜；什么时候播种，什么时候移栽；什么时候浇水，什么时候施肥，一茬一茬怎么衔接，他心里有本非常清晰的菜谱。有这样的兵打理着菜地，能荒吗？

记得班长还给每人发了一顶草帽。这草帽是去菜地的标志。只要看到班长戴上了草帽，我们就明白要去菜地干活了；即刻戴上草帽到仓库。班长见我们到齐了，就给每人分配任务，我们根据任务拿起各自的工具，排着队出发了——那样子真像一支种菜小分队。

我来自上海，是上海郊区的农村青年。班长说我是“上海兵”，认定我不会种菜，起初只派我干一些翻地挑水的粗活。我也不争辩，默默做好分配的事。后来班长知道我也是农民，从小就干农活了，说“原来你会种菜啊。”

种菜需要肥料。连队有个猪圈，养着几头猪，猪粪成了每个班“争抢”的重要肥料。而“争抢”猪粪的，是各班的新战士，他们都想为班里作贡献。每天起床号还没吹响，就已经在猪圈铲猪粪了。我有几次站岗站的倒数第二岗，下岗后不进宿舍直接到猪圈去铲猪粪……养猪的饲养员倒是省了心：猪圈始终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

班里的菜地，就像是自留地，都是业余时间去打理的。通常是利用星期天或每天早晚的一段时间。正常的训练、施工已经很辛苦了，还要去菜地劳动，更累了。但是，每每将收获的蔬菜交到炊事班时，丰收的喜悦总让人欢欣鼓舞。

当兵种菜，菜地也尽显军营风格。记得连长说过一句话，要让走过我们菜地的人一看，就看出这块菜地是咱当兵的人种的！是的，看我们的菜地，每一块都打理得整齐划一，不仅见不到杂草，而且那些排水沟都被用铁锹敲得平整发亮，条条田埂都散发出军人的硬朗；再看那一畦一畦的蔬菜，如同一列一列的方队，盎然生机中洋溢着飒爽英姿……

当兵种菜，既锻炼人，也培养人；当兵几年下来，每一个战士，拿起枪来能打仗，拿起锄头能种菜了。

了我的记忆里。

我家的老宅，门前和屋东，曾是宽阔的公路，有4条公交线路南来北往，或东西通过。在老宅的屋后，是一条百余米宽的大河在奔流；而在老宅的西侧，是一大片菜地和连片的树林。有这样美好的老宅，我却没有珍惜，看到别人在城里买房，也为自己和儿子买了两套商品住房，搬出老宅到镇上居住。精心装修的老宅，没有了人居住，空开着。

我家老宅的屋前，曾是我老妈的菜园，是她老有所乐的天地。菜园的四周，也被我老爸种满了果树和花草。所以，我的老宅总是鸟语花香，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不断。可是，因老宅开发动迁被置换成了三套安置房后，我除了被小区物业打电话来催缴物业管理费，而不得不去过几趟之外，三套安置房与原来的老宅房屋一样，也是空开着。

故乡的人，故乡的土，牵挂着一颗曾经年少的心。故乡的情，故乡的爱，故乡有游子最难舍的根。回忆老宅的许许多多美好，让我们更加难忘老宅。

小湾村的速度

□陈茂生



浦东新区唐镇小湾村的商业街——小白路。告别昔日熙熙攘攘的喧闹，路边告示栏里征收公告依稀还在。瞥见有位老人在一片宁静中悠然独行，相问才知：李老伯祖辈居住在小湾村，已搬到周边地区生活一段时日了，得空依然会到祖屋附近“兜兜”，口里喃喃：“一眨眼的工夫”——老人是用“一眨眼”来形容此次小湾村在“两旧一村”改造中的推进速度。

村民的企盼

若能“往事越千年”，就可目睹浦东“老护塘”初建成，舟楫穿梭、人口聚集、商贸兴隆的盛况；随海塘而兴便有了一批集镇，“小湾”跻身其中。

时光荏苒、沧海桑田。“小湾”成为一个有千余户、数千村民的大型村落名称。浦东开发开放后，周围高楼渐次林立起来，但这里依旧小路弯弯，数百年的小河蜿蜒。这里更以房屋租金低廉、交通便利而闻名。很多村里的年轻人离村去了，老屋住进同样年轻的新上海建设者——本地村民和外来租客数量之比达1：7；安全隐患凸显。

抑或是天物造化使然，小湾村极具区位优势。这里毗邻张江集电港、金桥出口加工区南区，更居“金谷金城产城融合项目”东部长廊“咽喉”。腾出这里百万平方米产业用地，将吸引、培育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，充分发挥“产城融合”的最大效能。

小湾村旧改项目，不仅是关乎村民利益，提升生活质量的民心工程；更是浦东科技产业发展大布局的关键一步，只有“一着占先”才能“步步主动”。2023年4月，市委主要领导在实地调研中提出，要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，以城市更新的有效推进，为城市未来发展拓空间、增动力、添活力——小湾村民盼望已久的地块开发终于来临。

政府的征收

力争把小湾村“旧改”做成最好的征收项目，镇党委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开展征收政策“大培训大练兵”，通过数千人份的大调研，在入户“实操”前做好“十清”：被征收户人头清、社会关系清、安置标准及要求清、房屋面积清、权证清等；并摸准户籍、家庭组成、人户分离、房屋出租之类基础信息等。通过“人机结合”建立大数据分析，形成精准匹配的“一户一方案”。

都说“征收工作很辛苦”，有这么一个等式：“5+2”+“白+黑”+“雨+晴”+……=全天候。在公示、征询、确权、评估、公示、选房、签约、搬家等环

节中，签约处于中心位置——前面的工作是铺垫，后面的工作是让签约内容顺利落地，但不签约等于“白辛苦”。

实践证明，但凡“谦让”为先，家家都能念好“一本难念的经”。在村委会工作的小宋，自家小楼刚装修好就要征收，当然有诸多不舍，“尽管家庭成员也有不同想法，但几次家庭会议上哥哥、姐姐都非常谦让，所以很快就达成一致。”小湾村的党员、村委干部都以实际行动助力征收顺利推进。而“对利益各有盘算，对法律知之甚少”是少数家庭征收“搁煞”的症结所在。这就需要外部力量及时介入，以法为犁、找出解决之道；以情为线，缝补情亲裂痕，防止久拖不决，走入死胡同。

参与“小湾村”项目的新区征收事务所、镇政府城运、司法、文化等部门工作人员为此分成9个组，分片包干。工作人员不但做政策引导的“宣传员”，而且做民情民意的“传递员”，更做各家各户错综复杂的“家情渊源”的“研究员”，从而把征收公告中的刻板文字转化为通俗易懂、看得见、够得到的利益结果，很受村民欢迎。

而位于川沙路上的现场指挥部，每天晚上总是灯火通明，召开有区建交委、唐镇的主要领导，各村负责人，征收事务所和相关单位人员参加的碰头会，听取汇报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，决定第二天工作目标。村民们从“三所联动”调解室、律师咨询办公室获得热忱的解答……

村民的签约

“嘭、嘭……”2024年1月3日晚，当最后一户村民完成签约，朵朵烟花在村庄上空绽放——创造“旧改”征收速度第一的小湾村，同时也荣获多项“第一”称号：浦东新区第一个以产业项目带动的“城中村”改造项目；根据村民“离土不离乡”的愿望，第一次将征收安置房源由区级统筹回归到镇级开发。

当村民们无不喜笑颜开憧憬新的生活时，村党总支书记杨纪文和村领导班子经筹划决定，为“金谷金城”项目腾出祖辈耕作土地的村民，应该享受优质的生活环境。为此，未来的小湾安置基地，有架空连廊跑道串联的“活力中街”，上方可以健身跑步，下方则为全天候室外活动空间；底部裙房将建配套设施，满足村民的多元需求——完善的设计、适合的地理位置、充足的房源，也为征收签约的快速推进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共同打造小湾“第一”的人们心头怀揣着激动与喜悦。不远处，幢幢高楼正拔地而起。小湾村民正奔向生活大变迁的美好未来……



双休日的一大早，我意外地接到儿时玩伴、也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季均的邀约，下午一起去老宅那片土地上走一走、看一看。

同学季均，因思念故乡，也牵挂年迈的父母，带着他德国的爱人和一双儿女，飞回了他的朝思暮想的故乡。

季均是我们班里读书最用功的，学习成绩也是最好的。而我，则是班里读书最偷懒的，学习成绩也是最差的。班主任谈老师为了达到先进带后进的目的，安排我与季均坐在了同一张课桌上。也许是近朱者赤吧，我的学习成绩，竟真的渐渐追赶了上来。

我与季均的情谊，也从那时开始建立了起来。尽管季均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就去了德国，但是我们之间的同学情谊始终没有淡薄。

因为开发建设的原因，老宅那里的老屋和树木花草等，已被高楼大厦、现代化的工厂和繁华的商业逐渐取代，但是，

难忘老宅

□胡德明

老宅土地上的那几条道路依然保留着，且已改造成了高等级现代化公路，因而，越发人来人往、车流穿梭。

客居德国已近40年的季均，儿时的记忆，一直让他难以忘怀。我和季均缓步走在老宅道路的林荫树下，回忆着我们儿时在这块土地上的件件趣事。季均告诉我，在德国，他除了博士、教授这些头衔，主要是一家实验室的发起人和主持人，但这些都无法抹去他对故乡的深深思念、对亲人的牵挂、对同学和儿时玩伴的浓浓情感……季均对我说：“尽管在德国漂泊了近40年，但我感觉自己仍是一棵没有扎根的浮萍，只有不断地忙着，才能冲淡自己的思乡之情。这次回到祖国，看到家乡现代化建设欣欣向荣，旧貌换新颜，尤其是看到昔日同学个个洋溢在脸上的笑容，无不让我激动，为祖国骄傲。”

故乡，让季均念念不忘。与季均重回老宅，重走老宅的路，也勾起了我对老宅这块土地的深深思念。自老宅被动迁后，老宅的一切过往，也就留在